

# 试论张承志小说的审美特征

沈 晨

(江苏理工大学研究生部 镇江市 212013)

**摘 要** 本文从审美理想、艺术风格和小说样式等方面,探讨了张承志小说所具有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 张承志 小说 审美

**中图分类号** I 206.7

## 1 崇尚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审美理想

二十年来,张承志以弘扬自己所立命的内蒙古草原、新疆文化枢纽和伊斯兰黄土高原底层民众的情感美、道德美、人格美为己任,从中国伊斯兰文化超功利的彼岸性和不衰竭的理想追求的角度,对汉文化中现实入世中庸的儒文化传统予以修正。

张承志的文学起步于内蒙古草原,在那儿额吉以母性宽广仁慈的爱和艰忍给“我”以人生最初的洗礼和启蒙。《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由于在白毛风中把温暖让给我而下肢瘫痪的额吉;《金草地》中大半生遭受磨难而执意向黄金牧地悲壮迁徙的额吉;《黑骏马》中有着震撼人心的人生和人性故事的索米娅;《绿夜》中虽苦累、艰难却给人以热茶和食物,给夕阳西下的草原以美丽的红衣少女奥云娜。她们作为草原女性几个人生阶段的代表,给人以美好的感情和生命的力量,使人们通过对草原母性的理解而更深刻地理解草原人民。《黑骏马》描述了两文化在一次外力作用下失衡而导致的一场爱情悲剧。当年优秀的汉文化埋葬了他人世难再的初恋,九年后他负疚重回草原,寻觅失落的青春和美好的人生境界,他最终从大草原上获得了人生的启迪。

对于同代人中“我们没有昨天”的偏执,对于“伤痕文学”的诉苦,张承志反对这种割断和勾销,他认为那段历史是联系过去和未来的“老桥”,是重新开始追求的起点,是通往历史的灵气再次

降临到中华民族头顶的时刻的一步,“再苦我也能忍受的,因为我脚踏着母亲的人生。”

“大草原使我酷爱自由,黄土高原使我追求信仰。”内蒙古草原记载了张承志的“知青”经历。其后,作为历史学者,他更醉心于伊斯兰黄土高原。长篇《心灵史》是其心血之作。父性的西海固哲合忍耶回民以在二百年时光里牺牲至少五十万人的代价,追求着内心信仰自由和人道精神。在此,宗教已象征化为一种不可移易的生命追求和人生目标,永远高耸在不可企及的顶点,吸引人们去追寻。小说以众多宗教信仰史实和故事为载体,颂扬了哲合忍耶对精神的顶礼膜拜和不息追求,剖白了作者生命升华历程和心灵净化之路,揭示了自己对生命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理解和感悟,启示了一种生命观。

《心灵史》还启示了一种幸福观。那就是宁可走进苦难、走进绝地、走进死亡以获取精神的胜利、人格的崇高,也不愿以物质丰裕的生活和有欲无灵的生命来换取心中的信仰,这种以苦难为神圣,以死亡为极乐的感觉,构成作者对生与死、哀与乐、灵与肉的理解。

《心灵史》的历史意义在于,在以苟存为本色的中国人中,居然有一个哪怕死光了也要追求心灵信仰的集体,这对中国文化意义巨大。《心灵史》的现实意义在于,“中国人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缺乏信仰,我不要每个人都信仰宗教,但人总是要信一点什么。”

张承志还在其自叙传色彩浓厚的许多小说中,表现了受中国伊斯兰文化熏陶的青春形象。

收稿日期:1998-04-28

《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老桥》、《绿夜》、《大坂》和《北方的河》等等中的“他”,《金草地》中的“我”,他们既是作者人生体验的直接再现者,也是其追求的理想形象。在此,作者通过表现一种流动的人生状态、青春心态,表现人物倾诉着的,自己“正在进行”着的人生意义的探索与感受,沉入关于青春、人生和生命的玄思。作者在此探索了受伊斯兰文化所启示的关于人生的三个问题:

其一、褒扬人生的不息追求、不断自我超越,使生命永处于流动变化之中,把握自己,面向未来。作品中“思考着的行者”时时出现,他肩负历史,以英雄主义激情艰难跋涉,寻找人的精神家园,寻找失落的青春,寻找真诚,寻找价值,寻找爱,寻找责任,寻找值得为之献身的人生,以此而获得实现生命的欢乐。

其二、昭示人生道路选择的重要意义。人生的自我选择,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将人生选择变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实现其有价值的真实人生。

《北方的河》对上述两点有成功的探索。“他”崇尚一条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因为那象征着流动的生命,“他”向着既定目标不息地追寻,“他”执意选择人文地理学科,可视其为生命的选择。总之,“他”在寻找和选择一种生命形式:流动的充满自信的生命,选择“美丽生动的过程”,对北方大河的游历,即为其人生选择的印证。小说也通过“他”所代表的一代人精神历程的描绘和现实选择,表现了主人公追求和奋斗与时代脉搏的共振。

其三、肯定人生终极意义的探寻,肯定人生理想、存在价值和献身精神。象征色彩较浓的《春天》、《大坂》、《顶峰》和《美丽瞬间》等都着力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探寻。

长篇《金草地》通过对一生中只有一次大走场的感悟,穿插进作者生活历程与心灵历程的诸多记录、回味和总结,描述了一种人生状态,表现了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寻。“金草地”这个辉煌而最富理想主义色彩的象征,表现了一种理想境界,即美好的人类的生存境地。为此,每个真正的、有活力的生命,就应不息地追求,尽管征途上有无尽的物质的或精神的苦难和困扰,但它是整个人类应为之共同奋斗的理想生活前景。

在当今信仰真空,人文精神崩塌和深层次混乱的时代背景下,张承志以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高擎重树精神信仰的审美理想之旗,从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角度,来拷问汉文化坐标上的人文精神,给世人以崭新的启示。

## 2 追求崇高美的艺术风格

张承志作为回族的忠实儿子,迷醉于北方诸族底层大众的艰忍不屈,信仰伊斯兰教,崇拜为保卫内心世界而不惜殉命的回族气质,加之他所描绘的三块大陆独特的人文地理,因而,其小说风格表现为一种劲健峻急的崇高美。

### 2.1 人生主题——躁动不安的灵魂

小说主人公常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坚定不移的自我确信,直线式的无穷追索,征服一切的顽强意志,以命相搏的牺牲精神,感情易冲动而好走极端。

“他”在只身前往《老桥》时,虽尚未找到自身的位置,建构强劲博大的自我,但已在不甘平庸的卓尔不群的言行中,透出强者的意志和寻求自我的急迫。进而在同《大坂》的剧烈对峙中,“他”开始显出一种强忍身心苦楚,顽强突现自身目标的强韧,其灵魂才从旧日的梦中回到坚实的大地上。到了《北方的河》中,“他”则已将现实与理想、自我与社会、历史与未来、内省与行动以及求真、求善和求美统一起来。“他”游历和考察了一条又一条中国北方的大河,最后还在梦中神游黑龙江。“他”在追求科学之真,报考人文地理专业研究生时,又表现出对艺术之美的渴求,萌生了当诗人的梦,同时又显现出道德之善,对爱情忠贞不渝。“他”无比自信,有一种自觉选择“极端”的心理,一种“硬汉子”气概,一种不重人际关系协调而独自承担全部困难的桀骜个性。“他”的誓言是“哪怕真的陷入悲剧我也决不屈服。”

《心灵史》描述了极端教派哲合忍耶充满血性、坚守正义、奋勇赴死的英雄群像。他们怀着一颗不屈的灵魂,以死为信仰,一代代传播殉教思想,崇尚牺牲,追求灾难、逆境和厄运,悲壮地以一个教派与国家对抗。

### 2.2 人和自然——天人相分

小说主人公常在崇高的自然景观或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凝聚起战胜大自然的无穷威力和实践理性,自觉选择“极端”行为,而使人物的心灵高

过自然,获取道义上的崇高美质。

内蒙古草原上的游牧生活,使牧人对大自然的拼搏与征服成为宿命。《春天》化身的乔玛在与生命力的恶魔、严酷自然力的象征——白毛风的搏击中,高扬了豪迈青春在追求之路上的酒神风采。主体的崇高英雄品格在日常的生产实践中,以平凡的牺牲战胜了自然力的严酷。

对内蒙古草原的严酷自然尚是被迫迎战,而到新疆天山南北,则是对冰大坂和沙漠、戈壁的主动出击。“他”征服冰大坂的行为暗示了个体在矛盾中顽强进击的人生理想。“他”在和自然的较量中认清了自己的力量,完成了男性的证明,在牺牲的痛苦中净化了灵魂。超越伟岸自然的气概,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体现了主体最具理想特征的能动精神。

《心灵史》中西海固的哲合忍耶,从俗世被赶进荒凉得不忍目睹的绝境,有的是干涸的河床,无望的是对庄稼的指望。这种活不下去又走不出去的绝境令俗人们费解,但哲合忍耶却视其为真境花园,那里村长三里,骡牛成群,千人大村彼此毗连。他们荒年吃苦苦菜,无水区窖雪度夏,以宗教精神支撑生命,战胜自然的绝境,营造一片精神的净土。

### 2.3 人和社会——悲剧意识

作为从西域、中亚等地迁来的民族,伊斯兰回民在汉文化的海洋里,失去了故乡,失去了母语,而哲合忍耶热爱的家乡永远是他们的流放地,“你不能回故乡”的悲剧意识历史地积淀在回回人心中。在《黑骏马》中,白音宝力格的爱情悲剧尚表现为生命个体的悲怆牧歌。而在《心灵史》中,哲合忍耶的悲剧则表现为一个生命群体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这是一种几十万人共有的悲剧精神,它不象欧洲同样的精神往往由一些思想家来代表。《心灵史》的悲剧性特征表现为:

其一、尖锐对抗性的矛盾冲突。哲合忍耶是以一个教派与国家对抗,它与统治者和强权间已形成一种铁打的敌对关系。它勇敢地朝残民的封建秩序挑战,在心理上他们彻底藐视这种恐怖,虽然其圣战在军事上的失败是注定的。

其二、性格坚强,命运坎坷,一往无前乃至以命相搏的悲剧人物。哲合忍耶是为着一份心灵的纯净,在二百年时光里牺牲至少五十万人的英雄群体。这里有教长马明心牺牲之血;这里有汴梁

太爷马进城受难之泪;这里有为夫自杀的妇女;这里有受官刑之辱的幼童。这里还有一家几代都敢向官府诉诸武力的人;这里还有打败后在重围里流着血顽固找寻领袖尸首的人;这里还有为二百年前历史人物徒步跋涉多日只为一丝心情的人。

总之,张承志小说的崇高美表现为这样一种整体的美感形态:人物大都有坚强意志,烈烈襟怀,有宏大刚健的自我,且将浩大的自我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急切的历史使命感结合起来,他一面体现出实践主体同客观现实剧烈斗争的深重痕迹;一面还显示出精神主体改造自我的严峻严厉。同时,配以雄肆狂悖的自然环境、或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与矛盾、铿锵急促的叙述节奏、伟丈夫喜怒哀乐淋漓尽致的抒发等等,构成一种紧张肃厉、纵横交错的美感张力。

### 3 求变求新的小说样式

张承志的小说从总体上来看,表现为诗化小说的特征。具体表现为象征、隐喻的诗的结构框架,淡化的情节,充满主观观照和感受的人物塑造、事物描摹,快速的亦我亦你、亦自语亦叙述的叙述形式,强烈的节奏感。小说以人物内心世界的逼真性,而有别于传统小说表现外在生活的逼真性的特征。

但是,其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和小说样式,在不同时期又各具特征。从抒情散文式的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到采用象征主义手法的《大坂》、《北方的河》,再到受结构主义影响的《金牧场》,直至打破旧小说套路而熔历史、宗教和文学于一炉的《心灵史》,记载了作者对小说艺术形式的不息的审美探求。

张承志小说创作起步于内蒙古草原。其早期草原小说系列也就表现为合乎草原生活特质的抒情散文样式,如《黑骏马》。尔后,作者表现出希望告别抒情,使“冰山只露出一点在水面”的审美倾向。他使笔触愈加冷峻,刻画荒莽,表现苍凉,陆续创作出一批采用象征主义手法的小说。作者以现代人的超自然时空的心理感受方式和现代学者多维的思维结构观照自然,在自然景物中立体地复合起社会、历史、人生、人性的多种矛盾。在和自然对立的环境中,赋予和人异在的自然以属于人的丰富内涵。《绿夜》中静谧神奇、生机潜动的夜草原是人类勃勃生活力的象征,那摇曳闪动的

灯火,暗示着人性永不枯竭的善意与温馨;迷失在荒野中的《雪路》,是人类良知的足迹,质朴的人性在和自然一样粗陋的形式中,保持了固有的善良,在克服异己命运的同时,也克服着自身的缺陷;《北方的河》中黄河如色块翻动的古朴流质,是民族生命力的脉搏,湟水如彩陶的长川,乃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最为典型的是他赋予冰《大坂》的内涵,历史文化的空白和人生的追求,现实的矛盾与人生的遗憾,学者的使命与丈夫的责任,以及道义与利益,目的与手段,这些彼此关联着的社会人生未解的矛盾,都压缩在大坂的物象中。自然在此既是一切与人的命运、追求已知的异在事物的象征,又是人的终极目标、最高理想的象征。

此外,象征性人物,如《大坂》中“精光赤裸”的小孩,《辉煌的波马》中两个“黑孩子”,他们虽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但其所蕴含的质朴而充满活力生命的象征色彩却极为浓烈。

在寻找新语境方面,作者此时也一步步走向语言传达的形式化与非确定性。在《北方的河》中,语言传媒能指所指各有所归,并不让人费解。但到了《晚潮》、《辉煌的波马》中,其语言猝然增加了寓意和虚拟性。张承志酷爱凡·高的印象派油画,这在其小说中表现为浓烈的油画般色彩和非单一主题的寓意。《凝固火焰》是其代表,其定向暗示性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审美想象空间。

同时,作者还致力于小说创作的多种作法。《北望长城外》显示了其“基本小说”的创作能力;《西省暗杀考》尽以西北回民口语叙述。它们一改作者偏爱的抒情、象征、心理刻画,以外在言行刻画人物,主题明朗,故事情节完整,“传统小说”特征明显。《静时》以墓中亡故人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叙述视角。另外,在《春天》等小说中,作者还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

《金牧场》表现出结构主义的框架特征。两行并行的情节互为解释、互为关联,就每一章而言,每一条块仍然互为存在,“互文”意义显而易见。后来,作者对其形式有所否定,“放弃了不真实的

情节”和“三十万字造作的辽阔牧场”,而删改为十多万字的《金草地》,这本身也反映了作者在艺术道路上的不息追求。

当然,在张承志的一些小说中上述艺术手法又相互融合,并行不悖,只不过分别对不同的艺术手法有所侧重而已。

《心灵史》被作者视为其文学的最高峰。张承志以历史学者的学识,教徒的虔诚,文学家的才能,打破了旧的小说套路,摈弃了象征主义、意识流和结构主义,熔历史的真、宗教的善和文学的美于一炉。小说引入概念、新词和大量的公私记录,平地掇事扬论,抒感扬情,夹叙夹议那属于哲合忍耶和作者的精神世界。它大巧若拙,返朴归真,臻于艺术的至高境界——无技巧。

“我相信神启示于我的方法论——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形式之中,先做一名多斯达尼的战士,忠于民众的心,然后再以信仰使这颗心公正。”作者认为文学的家乡,常常就是宗教的家乡。作家应当成为他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体系中的一员。这是《心灵史》中,作者对文化、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文化人、文学家和人民大众关系的看法,也是作者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所形成的基本文学观。

在二十年来的文学历程中,张承志在精神上不息地追求,在艺术上不断地超越,以清洁的精神、丰硕的美文,在当代中国文坛上确立了无可替代的地位。

## 参 考 文 献

- 1 吴功正.小说美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
- 2 陆志平,吴功正.小说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王长俊,王臻中.美学基础.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 4 张承志.绿风土.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
- 5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